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一

宰輔部 一十四

器度

畏慎

慎密

知人

禮士

器度

夫包荒含垢兼容虛受居不克誣動無怵迫斯君子之盛德也若乃居廟堂之上宅台揆之任斟酌元化儀刑列辟而能恕小過忘旧惡臨敵而靡懼受寵而勿喜高談於危難之際忘懷於得喪之域坐鎮浮兢立安反惻德宇寬裕心量淵邃誠足為庶尹之表式副下民之瞻望哉

漢曹參為相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丙吉為丞相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毆丞相車上丙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吉無所容身

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

後漢張溫為司空時邊章韓遂為亂溫御命征討以揚武都尉陶謙

字恭

為參軍事相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僚

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畧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過飲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

蜀蔣琬為丞相諸葛亮長史亮卒琬為尚書遷大將軍錄尚書時新

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寮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

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東掾揚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

不應答或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

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

本心逆吾言則顯吾之非是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

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

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

苟其不如則是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

繫獄眾人猶懼其必死琬必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意存道皆此類也

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禧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

御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禘許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
嚴駕已訖禘得敏留意對戲色無懈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
人必能辯賊者也禘至敵遂退

吳顧雍為丞相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
等因此漸成威福遂造作權詖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
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
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
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
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如此

晉陳騫為大司馬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為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
等亦自以為不及也

王戎為司徒惠帝之西迂也戎出奔于邲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
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

王道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
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

庾亮為中書令與王導受遺詔輔幼主蘇峻作逆兵至京師戰于建
陽門兵敗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拖工應弦
而倒舡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
謝安為侍中吏部尚書受顧命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
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歆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
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
就席坐定問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

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及符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
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遣第石及兄子玄征討玄入問計
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
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
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生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陟至
夜乃还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
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
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隈心喜甚不覺履齒之折

宋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
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
唐婁師德為訥言常薦狄仁傑及仁傑為宰相不知師德薦已數排

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曰表示之仁傑大惑謂人曰吾為婁
公所舍如此方知不違婁公遠矣師德頗有學識器量寬厚喜怒不
形於色

狄仁傑天授中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
南時甚有善政欲知諧卿者乎仁傑謂曰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
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諧者並為善友臣請不知則天
深加歎異

裴耀卿開元中為黃門侍郎平章事充轉運使凡三年運七百萬石
省脚三十萬貫或說耀卿請進所省脚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
家盈縮之利耳不可以之求寵也乃奏充所司和市糴等錢

賈耽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自朝居家接對賓客及暮乃

止而人未嘗見其喜愠

趙退翁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初在湖南日令狐岷崔儼並為巡屬刺史岷嘗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儼亦久在朝列所為或戲法令退翁每以正道制之岷乃多令人毀退翁於朝及退翁為相拔儼自大理卿為尚書左丞岷先貶官為別駕又擢為吉州刺史時人多之

李石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大和元年王渥等方誅其年十二月中使田全操劉行深巡邊迴走馬入金光門從者訛言兵至百官朝退倉惶駭散有不及束帶輓而乘者市人叫譟塵坌四起二相在中書人吏稍散鄭覃曰耳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事勢不可知但宜堅坐鎮之冀將寧息若宰相亦徒則中外亂失必若繼亂走亦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石親簿書沛然自若京城無賴之徒皆戎服

兵仗北望闕門以俟度內使連催閉皇城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其徒立望仙門下謂中使曰假如有賊閉門不脫請徐觀其變無宜自弱晡晚方定是日苟非石之鎮靜君賞之禦侮幾將亂矣

周馮道仕晉平章事時奏請徵史圭為刑部郎中鹽鐵副使圭在明宗時為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衡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未有不足之色後道首舉圭圭方媿其度量遠不及也

畏慎

得寵若驚老氏攸戒先慎乎德君子所守矧夫宰衡量任天子是毗百度群倫罔不咸在進退語默為衆規矩其有慎終若始執虛如盈集木思危履虎增畏預懷棟橈之懼深懲味厚之毒舉正恭遜周旋竦慄至有讓爵散財避賢自効形于憂慮誠積疾疚詔旨敦諭時或彊起側

身卑退若無所容斯蓋承榮祿之厚慙忠報之薄其君子之盛德歟
周仲山甫為宣王卿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令善也翼翼然恭敬貌

漢蕭何為相國素恭謹及誅韓信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

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今者淮陰新破上暴露于外而君
守于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君讓封不受悉以家

私財佐軍何從其計

石慶為丞相醇謹而已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

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武帝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

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諸者慶慙不任職上書

避賢者路詔報反室也慶素質見詔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緣吏

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及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

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先是公孫弘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

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繼踵其相躡也自蔡至慶丞相

府客館丘虛而已言不能進賢故不繕其脩室也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

婢室矣唯慶以醇謹復終相位醇厚也其餘盡復誅云

公孫賀代石慶為丞相初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

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帝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

相賀不肯起帝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

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此是始矣

張安世昭帝時為右軍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時宣帝養於掖廷

號皇曾孫時安世兄賀為掖廷令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

刑以曰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

帝始冠長八尺二寸安世聞賀稱譽皇曾孫歆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服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歲餘霍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心畏忌已內憂矣忌者戒盈滿之禍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形見也帝恠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竄恐

後漢李通光武時為大司空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

竇融為大司空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相安數辭讓爵位詔不許順帝時王龔為大尉謙恭下士子弟親族無在大官者

劉寬為大尉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大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

南齊陳顯達為大尉侍中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數十人

北齊趙彥深為司徒常參機近溫柔謹慎

唐房玄齡太宗朝為尚書左僕射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首請罪悚懼踧踖若無所容

岑文本真觀中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恠而問之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位高貴任重古人所懼撫已循心所以憂耳親實有來賀者輒曰受弔不受賀

婁師德神功元年拜納言雖參知政事而深自畏避竟能以功名終

為識者所重

後唐趙光逢莊宗同光末平章事其弟謁問其私弟嘗語其政事他日至止光逢已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之事其清静寡慾進退存亡端然如此

慎密

易曰庸行之謹又曰臣不密則失身若居台鼎之位秉鈞衡之重斟酌正典裁成物執弼君之違補職之闕緝熙百志彌綸九叙固元首之同体庶尹之司南者也自非深中篤厚舉止詳慎其何以贊樞機之務將相之美哉漢世以來宗公間作乃有喜謀匪射之奏退則有削業熙功救物之儀外無漏言道濟於元元美歸於君上斯足以副師尹之瞻為天子之幸矣

漢張安世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着外

內無間

看明也問隙也

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以病而移居

聞有

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有即功

高不調

調選也

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

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即果迂

安世外陽拒之實令其迂

後漢魯恭為三公性

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

魏華歆為司徒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

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

陳群為司空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

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議群居然拱默群薨正始中詔選群臣

上書以為名臣奉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

吳顧雍為丞相特訪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大帝以此重之軍國得失行事可否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北齊趙彥深為司徒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隋高穎開皇初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穎執政將二十年治致昇平論者以為真宰相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穎皆削藁世無知者唐戴胄貞觀中為吏部尚書參預朝政胄雅有幹局凡所敷奏坦然可觀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送多所補益奏便削藁由是外無知者溫彥博貞觀中書令性周慎不妄遊往自掌機務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

楊師道為侍中參預朝政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辭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餘風王珪貞觀中為侍中與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知國政珪所有陳說多封上而焚藁故其事不得而詳也

高士廉貞觀中為吏部尚書參預朝政俄拜尚書右僕射任遇既隆多所表奏成輒焚藁人莫知之

戴至德高宗朝為右僕射恭知政事時左僕射劉仁軌每遇申訴冤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詰若有理者密為奏之中不顯己之斷決由是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荅曰夫慶賞刑罰人主權柄凡為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邪帝知而深歎美之

陸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

於人多矣其後庶幾廣福不衰矣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其慎密如此
蕭嵩為中書令兼脩國史在公慎密人莫測也

苗晉卿為侍中代宗即位年已衰暮凡歷三朝皆已慎密見稱李晟德宗時為司徒每當帝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沉默未嘗泄於所親

李德裕會昌中為宰相於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得預焉

知人

夫居輔相之位處衡右之重使卿大夫各任其職賢不肖咸得其所輪轅曲直適於用亮鶴短長安於分自非識可以察言觀行明可以望表洞裏風鑑融朗幾神警悟其孰能臻於是哉稽諸舊史眇觀前載乃有知賢而獎任得士而慰薦集髦彥於公府登俊入於朝右至於精別邪慝預志淪敗皆可徵焉

周周公從武王入殷聞有長者武王往見之問殷所以亡長者曰王欲知之則明日請以日中為期公明日又要期則不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恥不能諫其主又以其惡告王故不忍也

漢周亞夫景帝時為丞相而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

平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無害言無人能勝也然文深禹持文法深刻者不可以

居大府

丙吉宣帝時為丞相病篤薦薦西河大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

萬年帝皆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吉為知人黃霸為丞相薦樂陵侯史高可大尉天子使尚書責問霸免冠謝霸死後高竟為大司馬

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大尉適事宜也

薛宣元帝時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

後漢張純為大司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

王龔順帝時為大尉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

杜喬為大尉見荀爽稱之曰可為人師

魏蔣濟為大尉時荀爽輔政司馬宣王稱疾避爽正始十年正月

車駕朝高平陵宣王部勒兵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奏爽罪大司農桓範矯詔開平昌門南奔爽宣王謂濟曰知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駕馬戀棧豆爽必不得用也爽果不能納範計

蜀諸葛亮為丞相時董厥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史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為適徒主簿又關羽子興少有令問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又楊洪始為李嚴功曹嚴未至捷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群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又亮軍向祈山姜維詣亮亮辟為掾亮與留府長使張喬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水南李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

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瞻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蔣琬字公琰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怨將加罪戮亮時為軍師將軍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事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亮又拔彭羸為治中從事羸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亮雖外接待羸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秉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羸行事意以稍踈左遷羸為江陽太守又劉已字子初先主避為西曹掾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抱鼓會軍門使百姓

嘉勇當與人議之耳

晉陳騫武帝時為大司馬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率勇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為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為揚州刺史不承順騫竊歎息以為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

張華惠帝時為司空皇甫重性沉果有材為華所知

蔡謨司徒甚器重杜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王導為司徒謝尚書音樂博綜衆藝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

豐乃辟為掾

臣欽若等曰王戎封安豐縣侯

謝安為衛將軍錄尚書事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
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宋王弘為司徒事羊玄保為長史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
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即識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焉
南齊王儉為尚書令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又嘗謂中書侍郎
江淹曰卿年三十五已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
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耳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
後衛李冲為司空時裴宣早有聲譽事母兄以孝友稱舉秀才見
司空李斯與言自旦及夕訢嗟善不已冲有人倫鑒識見而重之
後周元天穆為大宰時洛陽人于謹性沉深有識量屏居州里
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後為大博大宗伯天穆為大宰屬元

顥自梁入洛通直散騎常侍楊寬初與顥少相器重後從天穆
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
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遛必有他故吾當
為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故知其
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即給牛三十頭車五乘
綿絹一十五車羊五十口與天穆俱謁孝壯於大行

唐秋仁傑為納言時桓彥範以門蔭調右衛翊衛仁傑以其慊
慨俊爽特相禮異嘗謂曰足下才識如是必能自致遠大尋擢
授監察御史後至宰相

郭子儀建中初為尚父有疾百官造問皆不屏妾婢及御史中
丞盧杞來子儀速麾去遠則獨隱几侍杞杞去或問其故子儀曰彼

形怪陋而心險吾右左見之必笑此人若得權吾當俛矣杜黃裳元和初同平章事時劉闢阻兵朝儀討伐黃裳以為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憲宗從之崇文果破劉闢

裴均為相時崔植為大理平事秩滿退居洛下潛心經史尤精易象均知其操行擢拜左拾遺

李吉甫元和中同平章事先是段文昌家于荊州僮有氣儀節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韋皋在獨表授秘書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

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均同加獎擢授登封集賢文昌兼相

常處厚與裴度同平章事陳許節度使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有必擇師或以禁軍之將得之處厚與度議以大

僕卿高瑀深沉方雅曾刺陳蔡夫人懷良政又熟中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為師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自大厝以來對度使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度輸重輅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瘵民以賞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

後唐任圜同平章事時李愚為翰林學士圜雅相欽重屢言於樞密安重誨請引為同列屬孔循用事援引崔協以塞其請後愚至宰相漢蘇逢吉為相監脩國史以諫議大夫賈緯頗文字甚知之遷史館修撰判館事

禮士

陸賈有言事天下安注意相然則起館門閣夷心虛想以優士禮賢者豈欲獨厚於食客故人哉亦所以廣聰明助教化副股肱耳目之寄而已以薛宣之煩碎猶謂朱雲曰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之奇士况風采醞藉有踰於宣者也故平敷之間付會者不為朋比田濱之客鎮撫者多其策备其於安危固有裨益矣若乃降車騎於里巷屈台魏以揖容啓招權顧金之路與背公死黨之譏暱近匪人隳廢衮職禁網闊踈時或優容王道清夷孰免禍敗亦可深戒至於休沐謝絕齟齬謹蕪不能從容間宴容諷得失括囊公府立虛容館者又何取焉

周周公相成王一沐三握髮三飯三吐哺起以侍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漢公孫弘為丞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閣者小閣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

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才脫粟而飯不能聚也故人賓客

仰衣食故人平生故交也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王音為大司馬時楊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

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以李尋治尚書好洪範災異學天文月令陰陽根厚遇之

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時樓護為天水太守既免家長安中商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

馬宮為大司馬陳遵為公府掾遵日出醉歸言每日出必飯也曹事數廢西

曹以故事適之案舊法令必飯也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宮大

儒優士又重遵優禮賢士尤敬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柰何以小文責之乃舉

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古扶風之縣

後漢宋由為太尉辟何敬待以殊禮敬議論高常引大體多所規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

楊賜為大尉博士趙咨謝病去賜特辟使節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飾

橋玄為司徒蔡邕辟玄府玄甚敬特之

袁逢為司徒靈帝時漢陽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逢受計計吏

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

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令左右

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

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公分

坐坐者皆屬觀來豔為司空好學下士聞館養徒眾

皇甫嵩為三公以起於汗馬常折節下士也

蜀諸葛亮為丞相建興二年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

別駕五梁為功曹杜微為主簿微少學於廣漢任安為劉璋從事以

疾去官及先主定國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外亮以為主簿微固辭舉

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諫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堂上與書白

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

李休丁君幹李元南兄弟文仲實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

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資仁敏愛

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以明主以隆季興

之功者勲於竹帛也以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牢而已不圖自

屈也微自乞老病永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郡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永遷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安也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馬謖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加綿竹成都令越雋大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知器異以謖為參軍每見談論自晝達夜賈禕為黃門侍郎亮南征還郡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會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

晉張華為司空華姓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侯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陸機及弟雲俱入洛造華一見而竒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雋遂為之延譽薦之諸公大傅陽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即雲為吳王郎中令

王導為揚州刺史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顧和為導從事和嘗諸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由是知名南齊褚淵為司徒領尚書令引王僧虔之子志為主簿謂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淵接引賓客未嘗驕倦梁袁昂為司徒以蕭乾谷止雅正性恬簡深敬重之

後魏陸麗為司徒兼領太子博士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為業其所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

北齊高隆之為大保錄尚書事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後周
宇文護為大冢宰引樊叔略為中尉叔畧多計數習時事護委信之
唐張嘉真為中書令自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負外郎負嘉
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為嘉真所引位列清要常在門下共議朝政
時人為之語曰令公四俊苗呂負訓

李勉為宰相禮賢下士始終盡心

賈耽為右僕射平章事每自朝歸家接對賓客及暮乃止而人未嘗
見嘉色

裴度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先是德宗朝宰臣歸私第百官不敢及門
度以方討不庭宰相宜日接多士冀有所聞因奏請私家通賓客帝
方屬意遂許之四方布衣盡得以策畫於丞相至今宰臣私第接士

因度之請也

周和凝自釋褐至台輔好延納後進士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
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二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二十二

宰輔部一十五

出鎮

昔陸賈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漢宣亦云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相也蓋夫天子之宰弼諧庶績居乎內則鎮國家撫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處乎外則握兵要司民政俾郡國縣道承其風雖分任迭處而周旋委賴其義均矣自旦爽以降斯可槩學施及唐室並建戎鎮由台衡而領旌纛者或以式遏寇亂或以均被勞逸出入更踐悉得而數焉

周周公旦召公奭成王時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

公主之

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

畢公高康王時分居理成周郊

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護

作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

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

出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

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周宗至

于豐

於豐宗周鎬京豐文文所郁

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周成周之民衆

命畢公使安理治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

克受殷命

王順其事告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君陳言文武布大德于天下故天祐之周能受殷之王命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

必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

王室式化厥訓

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使於洛邑密邇王室用化其教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

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一年曰紀父子日出

道有升降政有俗

革不減厥減民罔攸勸

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勸慕

惟公懋德克勲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

言公勉德能勲小物輔佐文武

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

嘉績多于先王于小子垂拱仰成

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

我小子為王垂拱仰公子理言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

之事往哉

今我發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在公往治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

瘳惡樹之風聲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

弗率訓典殊厥

井疆俾克畏慕

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其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勸

申畫郊圻慎

固封守以康四海

郊圻雖日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守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字圻安則四海安矣

政

貴有常寵尚休要不惟好異

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

商俗

靡靡和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紂以靡靡和口惟賢覆邦家今殷民和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

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

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邀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

敬化奢麗萬世同流

言敬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者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

制美於其民言僭上

驕淫矜誇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難

言殷衆士驕容過制務所能以

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令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義惟

德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以富咨而能順義則惟可以常年

古訓典籍於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和

脩言邦國所以安色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惟周公克鎮厥始惟君

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居

烈能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為一終始

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恩施乃浸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

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

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時成周之治為周家之無窮子孫訓

其成式惟言後世子孫順公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為政

惟在盡其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欽若先王

心而已

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後漢劉虞為幽州牧靈帝遣使就拜大尉封容丘侯

晉石苞為驃騎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武帝踐阼拜大司馬加侍中

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強盛以威惠服物

陳騫為太尉都督揚州諸軍事轉大司馬咸寧三年求入朝詔聽留

京城

賈充武帝時為侍中尚書令底羗叛帝深以為慮侍中任愷因進說請充鎮關

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暴類扇動

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内撫夷夏外鎮醜逆

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腹心之重推轂委成大救其弊恐為患未已

每慮所難忘寢與食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建見明遠武有

折衝之威文懷綏國之慮信結心名震城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憂而遠近
獲安其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
第一駙馬會苟昂侍晏論太子婚姻事因言充女才質令淑且配
儲宮及京師大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行
劉琨為并州刺史愍帝遣兼大鴻臚趙庶拜琨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
諸軍事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餘如故

陶侃為侍中太尉荊州刺史後都督江州領刺史移鎮武昌

郗鑒成帝時為司空侍中賊帥劉徽聚眾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
遂如京口加都督揚州知晉陵吳郡諸軍事

庾冰成帝時為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
將軍假節康帝時位又進為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
弟翼當代石季龍於是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

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翼援

桓温為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又加揚州牧錄尚書事
鎮姑熟又領徐兗二州刺史温北伐還發州人等廣陵城移鎮
之後鎮姑熟

王坦之孝武帝時為中書令與謝安共輔少主尋遷丹陽尹俄

援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
謝安孝武帝時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
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後為征討大都督以總統功進

拜大保安方欽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司

豫徐兗青冀幽并寧冀雍梁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後會稽王
道子專權

而姦諂頌相扇構安出鎮廣陵
之步兵築壘日新城以避之

王恭孝武帝時自中書令為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

宋謝晦少帝時為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等共輔朝政帝既廢晦乃行都督荆湘雍冀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袁粲前廢帝時為司空順帝初即位粲鎮石頭

梁王茂為司空高祖天監十三年九月以茂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陳侯瑁為大尉文帝天嘉元年二月出鎮湓城以拒周軍

唐陸象先景雲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先天二年出為益州大都督長史仍為劍南道按察使

王暎開元十一年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出鎮朔方制

曰周建司馬以申元法漢用丞相兼撫四夷代叛柔服於是乎

在朔方古郡是曰新邦雖夷狄已平河縣無事境鄰戎馬地雜

坳牧瞻言備豫深仗威謀王暎學綜九流才苞七德武稱敵國

文乃時宗憂邊之城所懷必盡奉上之道知無不為出則守于

曰方八則式是百辟辦茲旗物制我封疆賞不失勞舉無遺德

俾憑廟堂之策克平邦國之事可持節兼朔方軍節度大使其

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征馬並委暎檢察置之

杜暹開元十年為黃門侍郎平章事十七年出為荊州太都府長史

崔渙天寶十五載為黃門侍郎平章事至德二載出為餘杭太

守江東採訪防禦等使

張鎬至德元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二載出為河南節度使
王縉廣德二年正月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加侍中持節
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東都留守縉懇讓
侍中從之

杜鴻漸廣德二年為黃門侍郎平章事永泰二年兼成都尹持
節充山南西道劔東南川等道副元師充劔南西 節度等使
平郭英乂之難也

韋冕永泰四年自左僕射平章事充東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
東道副元師代王 縉

張鑑建中二年七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年四月出為鳳翔
尹隴節度使

杜右貞元十九年為檢校司空平章事元和二年出為河中尹
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平章事如故

袁滋永貞元年七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八月以西川劉闢擁
兵自擅出為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十月加檢校吏部尚

書平章事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
滋懼而不進貶 吉州刺史

杜黃裳永貞元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二年正月制曰昔
周之周召出為二伯是以宗公而領方任也鄭之桓武入作三
事是以諸侯而宰邦政也然則荷中外之寵享崇高之名不

有德孰膺寵命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黃裳道惟無 盛
方才則不器陋齷齪之廉謹本誠明而坦夷澄波納覺瑞玉凝
素夙以令望吏于達官論議必通於大經損益咸酌於中制代

所准的朝之羽儀妥授樞衡俾居左右所緝者墜典所陳者格
言色無面從志不枉撓弘茲冒遠之化啓彼夷克之征將明則
然忠利思在惟股肱之郡有節制之師兵威外接於大平地刑
內錯於左輔是用謀師僉歸碩人藉台庭之素風執戎鉞以莅
衆示以嚴重廣其封疆罷平陽之十連復元候之四復超罪列
足仍參廟謨增三象之光輝霈一方之膏雨大邦維屏群后所
瞻爾其敬哉無替舊績可檢校司空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陞等州節度等使

武元衡元和二年二月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十月詔曰地有西
蜀國之奧區百僕郡蠻外臣于封域雙流重阻內固於禁帶形
勝所屬統綏艱近者剪其兇魁鎮以勲力實有威惠至于和寧

而匪遑啓居累布丹懇激戀闕之深志將執圭而展儀誰其
代之尤在能者乃聽僉議輟茲台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同
中郎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侍郎事蕭縣開國伯武元衡器惟
弘深行本端敬珪玉不琢雷風有常夙彰嘉聞亟歷華賢乃司
邦憲有遂物之誠乃踐地官有阜財之積益振公望克諧朕心
擢於擢司援以人柄謨由外而不伐慎由衷而自彰展伐王之
勤弘冒物之化以道則直以心則和丙吉雅通於國體山甫誠
補於襄職朝夕有恪毗予一人眷茲西南憂寄方切非寬大無
以莅衆非慈惠無以厚生非誠信無以撫夷戀非忠賢無以殿
邦國故我心膺膺茲重任外分兵符以副於俞往中佩相印不
離於具瞻峻秩妥首於六官崇階更登於七命且示加等仍疏

大封勉丞寵光無替朕命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等使仍
封臨淮郡開國公

李言甫元和二年二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年九月出為檢
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充揚州大都督府史淮南節
度觀察等使是月吉甫赴鎮揚州故事宰臣出鎮帝御通化門
臨送百寮序班

張弘靖元和元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一年正月出為校檢
吏部尚書兼大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

李逢吉元和十一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十二年九月制曰蜀
門南次梁部東分地東江南境縣緜實濮非志懷端重不可以委

察廉非識度弘深不可付以節制聿求公望爰自輔臣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逢吉文以發華行惟居厚忠懇每刑
於造膝直方斯見於匪躬自處台席載移星瑄溫然德器休有
素風觀其勤本於仁足以敷王澤考其守歸於正足以奉師貞
乃眷梓潼茲惟奧讓用去將明之任俾効藩宣之功予欲頌正
典於一隅故兼以夏卿之位予欲布憲章於列郡故假以副相
之權尔其儉節以訓俗澄清以檢吏因土風之剛悍使勇且知
方就物產之殷充俾既富而教苟能積實期有遐聞於戲朕於
大臣進退示全其恩禮爾之報國始終宜竭其肺肝身雖遠出
於山川心豈忘於夙夙服茲休命俞往戎哉可檢校兵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充劔南東川節度副大史知節度事靜戎軍等事

時朝廷方討淮西宰相裴度身諸自督戰憲宗乃下制以度為
淮西節度逢吉與不叶乃罷逢吉知政事出為東州御史

寶曆二年十二月又自右僕射平章事出為檢校司空平章事
充山南東道節度事

李夷簡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十二年七月出為檢校尚書
左僕射平章事充淮南節度等使

裴度元和十三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十四年四月制曰忠利
於國者効積而事章器用於物者志遠而任重况入調罪罪出
鎮藩垣荷中外之寵榮膺文武之重寄將允僉望命茲輔臣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晉國公裴度量惟弘深道在兼濟
大玉蘊連成之價長材負構廈之姿言必公忠義本誠罄自居
鈞軸叶贊機謀匪躬以務其將明憂國不忘於造次當夷亮淮

蔡扶節於師旅之間及珍寇青齊運籌於帷幄之內勤勞靡替
弘益居多積用是嘉撫冲逾懇東夏雄屏寔惟晉陽控大鹵之
山川司北門之管籥橫制鯨虜遠清疆陲是以輟敵納於沃心
撫方隅於注意倚屬攸切勲庸可宣舟楫常賴其弼予鉄鉞頗
觀其莅衆勵山甫之恪德成方叔之壯猷武副具瞻勉揚休聞務
既兼於左撥秩乃踐於中台爾其戒哉以服嘉命可檢校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原尹北都留守充
河東節度等使文宗大和四年九月又自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加侍中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崔郾元和四年十二月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為湖南都團練觀察使

韓弘元和十四年七月自宣武軍節度使入為司徒兼中書令
十五年六月出為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隄等州節度使

段文昌穆宗即位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元年二月出為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

杜元穎長慶元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三年十月帶平章事除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御安福門臨餞元穎之鎮

牛僧孺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實曆元年正月出為檢校禮部尚書平章事

光武日軍節度使僧孺居相位三年常以寵過為懼自前年十月抗疏乞罷

帝以先朝舊相園寢未終不許及穆宗祔廟畢又如前拜章帝以郊禮在近職

當輔導不許至是又固陳乞帝乃嘉其退讓特建武昌軍額而命之大和四年復為兵

部尚書平章事六年十二月制為檢校左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李程敬宗即位初為吏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寶曆二年九月出為檢校兵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大原尹北都留守克河東節度觀察使

竇易直敬宗即位初為戶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僕射大和四年

年十月出為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克山南東道節度等使

路隋太和二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門下侍郎九年四月以

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克鎮海軍節度等使

李宗閔 太和三年為吏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七年六月

出為檢校禮部尚書平章事與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德俗太和七年為兵部尚書平章事八年十月以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

事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武宗即位初為吏部尚書平章事累加太尉會昌六年宣宗即

位出為檢校太尉同平章江陵尹克荆南節度使

李固言大和元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九月以檢校兵部尚書兼興元尹

克山南西道節度等使門成元年四月復入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判

戶部二年十月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依前守門下侍郎平章事

李石太和九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開成三年正月制曰翼亮之臣寄

任攸重九功未叙則宣力於廟堂百度既貞則兼制於方獄中外迭處鍾

秀文大雅學茂全經瞻智通理亂之源達識究古今之變詢耨彰人傑居為國積項者嘉其多能俾調鼎實動必隨道知無不為每竭慮於謀猷致予於堯愛嘗司轉漕仍摠財征盤錯之難鉅及不滯增台輝之光彩揚鳳沼之波濶墜典咸脩遠方畢服夙夜匪懈光我職臣近者情在進賢願辭襄職誠不易奪朕所難違乃眷荆門東南巨鎮山川重檢舟車要衝此罷節符是遵權便台臣徃莅宜復前規俾登大將之壇仍持上相之印尹正望府廉視雄藩增榮峻階無忝朕命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陵尹克荆南節度管內觀察等使陳夷行武帝即位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會昌三年八月出為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克河中節度使

李紳會昌元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射兼門下侍郎

四年七月出為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克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

李紳會昌五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六年出為成都尹兼南西川節度使

鄭蕭會五年為兵部尚書平章事累遷門下侍郎宣宗即位初為河尹中節度使

白敏中宣宗即位初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司空門下侍郎大中五年四月檢校司徒同平章出鎮邠寧招討南山平夏時新復河湟故遣重臣招之

盧商宣宗即位初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工部尚書大中元年八月出為武昌軍節度使

夏侯牧大中二年五月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門下侍郎七年十月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周墀大中二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三年三月出為檢校刑部尚書劔南東川節度使

崔龜從大中二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五年十一月出為檢校左僕射充宣武軍節度使

令狐綯大中五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咸通元年二月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節度使

魏謩大中五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十年以檢校戶部尚書平章事出為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

裴休大中六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侍郎兼禮部尚書十年為檢校戶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

崔慎由大中十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二年二月出為檢校禮部尚書克劔南東川節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杜審權咸通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尋出為檢校司空鎮海軍節度使

畢誠咸通二年為工部尚書平章事加兵部尚書四年十一月以疾辭位除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充晉絳茲隍節度使

楊收咸通四年三月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八年三月以檢校兵部尚書充浙江西道觀察使

曹確咸通四年十一月以兵部侍郎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十一年以病求免除檢校司空平章事克鎮海軍節度等使

徐商咸通六年二月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十年正月以檢校兵部尚書出為江陵尹荆南節度等使

路巖咸通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十二年四月以檢校司徒為城都尹克劔南西川節度使

于棕咸通八年三月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十三年二月以檢校司空克山南東道節度等使

劉瞻咸通十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十一年九月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江陵尹克荆南節度等使

王鐸咸通十一年為禮部尚書平章事加吏部尚書乾符元年正月以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克宣武軍節度使二年復為右僕射平章事五年以鐸守司徒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克諸道兵馬都統

劉鄴咸通十三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僖宗即位初以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克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趙隱咸通十三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乾符三年三月以檢校吏部尚書出為浙江西道都團練觀

察等使

李蔚乾符三年為太常卿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五年九月以檢校右僕射出為東都留守

鄭從讜乾符五年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廣明元年二月以檢校司空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克河東節度使

韋昭度中和二年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加司空門下侍郎昭宗即位以昭度檢校司徒平章事兼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劉崇望龍紀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吏部尚書平章事大順二年汴州朱全忠與徐帥時溥爭衡全忠謀兼徐泗表請重臣鎮徐乃以崇望為武寧軍節度使

崔裔乾寧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乾寧二年三月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河中尹克河中節度等使再入朝三年七月復以左僕射兼廣州刺史克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

徐彥若大順元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二年七月以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兼鳳翔尹隴州節度使

時李茂貞求宗將加兵問罪故以考若代之終不赴鎮光化三年九月自守大保兼門下侍郎

除檢校大尉同平章事克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管内觀察等使

王搏景福二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乾寧元年十月為湖南節度使二年六月復平章事三年五月自門下侍郎

兼戶部尚書出為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鎮東軍節度等使八月復入相

裴樞光化三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吏部尚書天復三年十

月以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等使是月復為相

獨孤損天復三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戶部

尚書天祐二年三月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護

克靜海軍節度等使

梁韓開平元年為司徒平章事累加侍中大保四年三月除陳

許節度使仍令中書不議除替

後唐趙鳳明宗時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長興二年

出為檢校大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安國軍節度等使

安重誨明宗時為大尉中書令充樞密使長興中以檢校大師

兼中書令充河中節度使

晉王建立初仕後唐明宗使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天成

四年出為青州節度使

桑維翰高祖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福四年七月出為檢校

司空兼侍中相州節度使

周馮道初仕後唐天成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

左僕射未幾帝即位出為同州節度使未幾入為司空晉高祖入

洛為首相累加司徒兼侍中少帝即位加大尉復出為同州節

度使

卷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二十三

宰輔部 一十六

總兵

機畧

總兵

天文以下台主兵周官以司馬詰禁是知秉國鈞熙帝載不獨以
論道為任職靖時難康天步亦將以分閫而樹勲故鷹揚火烈始於
佐命敦詩閱禮是謂義府宜乎天子任惟幄之臣如左右之手仗
順扶義以肅乎戎昭伐謀制勝以申其廟筭焉至於絜齋壇以厚
其禮假井鉞以尊其權建行臺嚴師律蓋所以異其名數而委
以專征者矣其有夙負智勇誓清疆場顧內食之貽誦以郊壘
而為耻抗詞自請專秉武節斯乃同國休戚而萬邦為憲者歟

周周公相成王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叛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

召公虎為宣王卿士王命虎平淮夷尹吉甫作江漢之詩美之曰王命

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為翰旬營也宣編也言勤勞於經營四方徧疆理衆國也

漢韓信為左丞相擊魏虜魏王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曰願益

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

會於滎陽漢王與兵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趙用廣武

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拜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

曹參為左丞相屬相國韓信東擊齊

酈商以右丞相將兵擊黥布攻其前垣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陣得以破布

盧縮為大尉項籍死使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共數子共奇龔

還從擊燕王藏荼皆破之

樊噲封舞陽侯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縮破其丞相抵荊南抵至也

云抵其丞相之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

周勃為大尉擊陳稀屠馬邑將卒斬稀將軍乘馬降姓乘馬名降乃

轉擊韓信陳稀趙利軍於樓煩破之

灌嬰為丞相匈奴大入北地文帝令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

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

周亞夫為大尉東擊吳楚平之

劉屈氂武帝時為左丞相戾太子殺江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

病困疑有變奸臣欲作亂帝於是未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

近兵部中二千石以下兼將

後漢鄧禹為前將軍赤眉西入關光武以禹深沉有大度授以西討之略遣入關光武即位使使者拜禹為大司徒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督公乘歆引其衆十萬拒禹於衙禹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於是名震關西

吳漢為大司馬建武二年率諸將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復率諸將繫鄴西山賊黎伯鄉等及河西修武悉破諸屯聚帝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鄧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與馮異擊昌樓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耿弇蓋延擊青犢於江軹西降之又率杜茂陳俊等圍蘇茂於黃樂留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又率陳俊王梁繫破五校賊破之北繫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冬漢率耿弇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大破其衆遂擊勃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斬憲東方悉定會隗囂叛復遣漢西屯長安十一年春率岑彭等伐公孫述十二年春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出城大戰述兵敗走高平奔陳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十五復率馬成馬武北擊匈奴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移檄郡縣遣漢率劉尚臧宮討之漢圍成都城破誅歆等而還

王梁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賊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

張溫靈帝時中平元年由司空為車騎將軍地節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溫為大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

魏高柔為司徒時大傅司馬懿奏免曹爽皇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嘗太傅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

蜀諸葛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後主立南中諸郡並皆叛亂景耀三年春亮率衆南征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祈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叛魏應亮關中響震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九年出師以木牛運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魏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

吳諸葛恪廢帝即位為大傅輔政初太常黃龍元年遷都建鄴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舡由是廢不復脩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峽築兩城各置千人使全端雷略守之引軍而還魏大將胡遵誅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遂敗加恪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

孫峻為丞相時魏將毋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于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雷贊襲壽春會欽敗降運還

晉安平王孚初仕魏為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退孚還京師

賈充為司空武帝伐吳之後詔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

統六師給與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克受節鉞將中軍為諸軍節度屯襄陽

王衍為司徒王弥寇青除兗豫四州又入許昌諸郡守將皆奔走遂寇洛陽衍帥衆禦之彌退走

王道明帝末進位大保司徒如故及成帝初即位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太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咸寧元年四月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又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疋俄而賊退四年為大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陶侃為侍中太尉都督交廣寧七州諸軍事又詔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郝鑿為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領徐州刺史蘇峻反進鑿為司

空鑿去賊宥適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鑿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及陶侃為盟主進鑿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賊帥劉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鑿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大尉

庾亮為中書令與司徒王導輔政蘇峻作逆乘勝至京都詔亮假節都督征討諸軍事

桓溫為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率舟軍進合肥大和四年上疏悉衆北伐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謝安武帝時為衛將軍輔政符堅初破以總統功進拜大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沮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

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

宋沈慶之孝武帝時為司空討緣江蠻

南齊陳顥達為大尉侍中建武二年虜攻徐司詔顥達出頓往
來新亭白下以為聲勢

陳侯瑱為司空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于郢州詔瑱與領軍將
軍徐度率舟師為前軍以討王琳瑱敗琳于梁山敗齊兵于博
望生擒齊將劉伯琳盡收其資儲舟艦俘馘以萬計琳以其主蕭
莊奔于齊

後魏長孫嵩為司徒晉末宋武帝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
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于畔城又勅簡精兵為戰
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

至峭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
則裕可不戰而擒於是叔孫建苟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苟自
成臯南濟晉諸屯弋皆望塵奔潰晉尅長安嵩乃班師奚斤為左丞
相明元車駕西巡詔斤為先駟討越勤部於鹿那山大破之蠕蠕
犯塞令斤苟追之太武為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為左輔宋少帝立
其大臣不附國內離阻遣斤收宋武前侵河南地假斤鄜都督前
鋒諸軍事司空公太武即位仍為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
義兵將軍封禮苟督四萬五千人龍衣蒲坂昌守將赫連乙升棄蒲
西走斤追敗之昌敗亡保上邽

長孫翰為司徒太武征赫連昌翰與廷尉卿長孫道生宗征娥
青為前駟遂平其國

和其奴為司空侍中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乃詔其奴領征西大將軍率殿中精兵萬騎以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王肅為尚書輔政時南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

穆紹為尚書令司空公尔朱榮之討葛榮詔上黨王天穆為前鋒次於懷縣司徒公楊椿為右軍紹為後繼未發會擒葛榮乃止楊津為司空尔朱榮死以津為都督并四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北道大行臺委津以討胡經略

北齊斛律金文宣時為大師以如茹為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擾民乃詔金率騎二萬屯日道以備之

斛律光為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掌城乃置十三戍三年正月周遣將達奚成興等來寇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與聞而退走三月遷司徒四月率騎北討突厥獲馬千餘匹是冬周又遣尉遲迥等寇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赴繫戰于邙山迥等大敗遷大尉三年遷太傅周遣將圍洛陽武平元年詔率步騎三萬太破之加左丞相二年率衆築平隴等城戍周柱國常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大破之軍還復詔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剋之周又遣將圍宜陽光率步騎赴之太破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段韶為左丞相武平二年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大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獲周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是月又遣將寇邊斛律光師出討詔

亦請行大破之七月詔疾甚先軍還

隋高穎開皇初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時突厥屢為寇患詔穎鎮邊沿邊九年晉王大舉伐陳以穎為元帥長史三軍詔票皆取斷于穎

虞慶則為尚書右僕射兼右武侯大將軍開皇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為桂州道行軍總管

楊素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穎專管朝政及煬帝初漢王諒反以素為荊州道行軍總管率衆數萬討諒

唐裴寂為尚書右僕射宋金剛寇并州也姜宝誼李仲又相次陷沒寂自請行因受晉州道行軍總管得以便宜從事

李靖為兵部尚書檢校中書令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請為大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

張亮貢觀中為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及興高麗之後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太宗乃以亮為滄海道行軍大總管李勣貞觀十七年為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十八年為遼東道行軍總管高宗總章元年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為遼東行軍總管劉仁軌儀鳳中為尚書左僕射詔往洮河軍鎮守以禦吐蕃

韋待價為文昌右丞相永昌元年五月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以擊吐蕃

狄仁傑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曆初突厥侵掠趙定芴州命仁傑為河北道元帥許以便宜從事突厥從五迴道而

去仁傑總兵十萬追之不及

婁師德萬歲登封元年為御史大夫知政事吐蕃入寇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後為納言聖曆二年又為大總管專總邊任前後三十餘年

魏元忠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二年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中宗朝為肅政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此歲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中皆為大總管討之

唐休璟景龍末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景雲初拜特進充朔方道行軍總管以備突厥

郭元振為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中持節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張說開元八年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勅說為朔方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

房瑄至德初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疏自請將兵以誅寇孽收復京師肅宗望其成功許之詔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西關兵馬節度等使仍與子儀光弼等計會進兵張鎬肅宗至德二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朔方與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業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杜鴻漸代宗永泰中為兵部侍郎平章事時劍南節度兵馬使桓貞節揚子琳皆與師討崔旰蜀方震擾詔鴻漸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充山劍副元帥兼劍南道節度使討之

裴度憲宗元和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討吳元濟以淮蔡叛李愬李光

顏用師既久國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餉不勝其弊諸將玩寇相視
未有成功憲宗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二人以勞師弊財意
欲罷兵乎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身自督戰明日延
英重議逢吉等出獨留度謂之曰卿必能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
臣誓不與此賊皆全帝亦為之改容度復奏曰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
料此逆賊勢實窘蹙但諸將下未能追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
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帝然之翼日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
賴興化致理則秉鈞之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闡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
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汚俗弔彼頑人
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何歎因而猶
鬪豈鳥窮之無歸歟由是遙聽鼓鼙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茲

戎旃朝儀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裴
度為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辦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
運籌而智略前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
人之心是用禱于上玄練此吉日帝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
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宜布清問恢壯猷感勵連營蕩
平多壘招懷孤疾自撫夷傷况淮西一軍素効忠節過海赴難
史冊書勲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重義此者脅於脅逆歸命無
由每念前常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為師率實欲保全慰諭
各使得宜往欽哉無越我不訓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光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
招討處置等使詔出度以韓弘為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為招

討請只稱宣慰處置使以此行既兼招撫請改剪其類為革其志又以弘己為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為近輟樞軸請改煩我台席為授以成筭皆從之自討淮西王師屢北論者以殺傷滋甚轉輸不迨疑議密䟽紛紜交進度以腹心之疾不恃去之終為大患不然兩河之盜亦將視此為高下遂堅請討伐帝深委信故聽之不疑度既受命召對於延英奏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朝天有日賊在歸闕無期帝為之惻然流涕十三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從帝御通化門慰勉之度樓下御涕而辭賜之犀帶度名雖宣慰其實行元帥事仍以郾城為治所以李逢吉與度不叶乃罷知政事出為劍東南川節度使

王鐸為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時賊陷江陵陳揚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率宰相盧攜彌高餅累立戰功宜付兵柄物議未允鐸廷奏曰臣天宰執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臣願自率諸軍盪滌辟寇朝議然之乃以鐸為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充諸道都統

孫偓為兵部侍郎平章事乾寧二年十月壬子詔充鳳翔行營招討使甲寅偓於驛舍會諸將以議進軍戊午鳳翔李茂貞士章請罪師遂不行

崔裔為司徒知政事時朝宗初自鳳翔還都乃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張濬為宰相判度支昭宗嘗問濬致理何事最急對曰莫若疆

兵兵疆而天下服由是專務蒐兵甲欲以武功勝天下後延英
論前代為治得失濬曰不必遠論漢晉之弊臣竊見陛下春秋
鼎盛英濬如此內外偏於疆臣臣每思之實痛心而泣血也會
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威
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大原詔四品以上官議皆言國祚
未安不宜生事假如得大原亦非國家所有濬議曰先帝頻至
播越王室不寧原其亂皆由克用全忠矛盾也請因其奏乘全
忠立功斷兩雄之勢帝曰收復之功克用第一今乘其危困而
加兵諸侯其謂我何濬懇論用兵之利蓋欲示外勢而擠揚復
奏也上有未決宰臣孔緯曰張濬所陳萬代之利也陛下所惜
一時之利也以臣所料師渡河而賊自破昨計度軍中轉餉搗

勞一二年間必無闕事陛下斷意行之既二相俱論乃以濬為
河東行營兵馬都招討宣慰使以京兆尹孫揆副之仍授揆昭
義節使華州韓進建為供軍使朱全忠為大原西南面招討使
李威赫連鐸為大北面東北面招討使全忠以汴軍三千為濬
牙隊大順元年六月濬率軍五十二都兼鄆寧郟夏雜慮共五
萬人騎發自京師昭宗御安喜樓臨送濬

後唐郭崇韜為侍中監脩國史兼樞密使同光三年客省使李
嚴使西川迴言王衍可圖之狀莊宗以魏王繼岌為都統崇韜
為招討使率魏軍六萬進討蜀川莊宗御駕嘉慶殿置酒宴西
征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政事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
事屬之卿於周王峻為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廣順元年冬

河東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峻為行營都部
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超為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許峻以便
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於官隨行將吏得自選擇
李穀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顯德二年十一月為淮南
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州行府事以許州節度使王
彥超為又令侍衛馬步軍都旨揮使韓令神已下一十二將各
帶征行之號以從焉

機畧

夫蘊經綸之才登宰輔之任當朝廷多事之際屬點首艱難之
日儻不能轉被禍機運夫良畫則先聖所謂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者也故有說轉逆黨之擒以清內難詐謂渠魁之喪以壯人
心或遣駟虞之幡或飾練布之服擇后黨之師傅俛脩節行通
藩侯之問遣以豐國用或奪奸雄之心或易驕兵之帥垂之簡
編誠有可取者矣

漢蕭何為丞相時韓信欲反其舍人弟上書告變呂后欲召恐
其黨不就乃與何謀詐令人從高帝所來稱陳稀已破群臣皆
賀何給信雖病強入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鍾室謂懸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遂夷信族

周勃為丞相時竇后兄長君弟少君既自陳見后厚賜之家於
長安勃與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
恐其後擅權
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又復放吕氏大事也於

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蜀諸葛亮為丞相時關羽聞馬超來降曰非故人羽書與亮問超人材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晉張華為司空時楚王瑋受密詔殺大宰汝南王亮太保衛權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惠帝以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駟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帝從之瑋兵果敗

王導明帝時拜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奪志後為太保成帝時經蘇峻之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布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唐崔祐甫代宗大曆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赴軍視事矣又青州李正己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帝欲納其奏慮正己未可誠信以計逼遛止之未有其詞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己奸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使令宣尉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賚軍人且使深荷聖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

貨帝悅從之正己大慙而心畏服焉

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度以計諷鎮冀節度使王承宗使獻德棣二州以謝罪尋諭滄景節度程權使之入覲始以滄景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帥以分其力元和十三年鄆州節度使李師道領州十二握兵十萬恃強先起兩鎮搔然度遂密計奏請討除憲宗大喜遂徵師問罪數月滅之分其地為兗海淄青鄆曹三鎮數十年之叛地一旦悉平誠憲皇中興之基實名臣計謀之力度以宰相鎮大原召還時朱克融王廷湊雖授朝廷節鉞未解深州之圍度初發大原與二鎮書諭以大義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有中使自深州來言之穆宗喜甚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湊度泐路秦詔中使得

度書云朝謝後即歸潘務恐廷湊知度無兵權即背前約請度易之中使乃進度書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進對明辨帝方憂深州之圍遂授度淮南節度先是昭義監軍使劉承偕恃寵凌節度使劉悟三軍憤發大譟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僂悟救之獲免而囚承偕詔遣歸京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至是宰臣廷英奏事度亦在列帝顧問度曰劉悟拘承偕而不遣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議軍國事帝固問之且曰劉悟負我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萬匹不思報効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我實難柰此事度對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尽知之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數論其事是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仍持悟書將去云欲自奏不知奏否帝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密奏其事我豈

不能處置度曰劉悟武臣不知此體例雖然臣竊以悟縱有密
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事狀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
况悟單詞豈能動於聖聽哉帝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
置度曰陛下不能取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為陛下死節唯有
下半紙詔書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亂法令悟集三軍斬之如此
則萬方畢命群盜破膽天下無事矣苟不能如此雖與劉悟改
官賜絹臣亦恐於事無益帝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緣是太
后養子今被囚繫太后未知如卿處置未得可更議其宜度與
王播等復奏曰但配流遠惡處承偕必得出帝亦以為然承偕
果得歸常處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滄景李同捷既稽天誅
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侍憲誠於不疑憲誠
有功於滄州

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厚謂曰晉公以百口於上前保公使
主某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懼此輸竭竟
有功于滄州

後唐郭崇韜為宰相初收汴洛稍通敗遺親交或規之崇韜曰
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為粟之日敗遺成風今方面藩侯多
梁之旧將皆吾君射鈎斬祛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為吾人堅拒
其請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公帑及郊裡崇韜悉獻家財以
助賞給

晉桑維翰為相及楊光遠平鄴以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放其眾
朝廷從之而移光遠為洛尹光遠由是怏怏又異馮暉鎮靈武
蕃部歸心朝議患之維翰欲圖大舉以制北戎命將佐十五人

皆列藩之帥也唯暉不預其間乃上章自成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招禁直學士各詔一一條對其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雜虜窺邊非卿雄名以何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竒才暉得詔甚喜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三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四

宰輔部一十七

薦賢

夫稱善舉類春秋之格訓推賢授能儒者之篤行矧夫居衡石之任常燮諧之重掌邦國之政贊后王之治總領衆職平章百姓必在乎登良擢俊振淹出滯俾風人絕邁軸之歎仕子適輪轅之用不遺賢於中谷不藉才於異代此所以成舜湯選衆舉仁之美茂尹旦格天光海之業者也三代而詳上其詳靡記由漢以下未嘗之焉莫不隆躋國之志藹知人之鑒或以樹巍巍之績或以成彬彬之盛蓋夫寅亮之功俊明之烈昌以加於是乎漢蕭何初為漢王丞相韓信數與何語何竒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度計量也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帝怒如

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帝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若汝也何曰

臣非敢亡追亡者耳帝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帝復罵曰諸將亡者

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為國家之奇才

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

王策安決顧思念也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

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

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召信拜之

田蚡為丞相徵茂陵尉張湯為吏薦補為御史

張湯為御史大夫薦其掾兒寬於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初寬以試第

次補廷尉史是時湯方卿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

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

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是以寬為掾復薦之

霍光昭帝初為大將軍秉政以光祿大夫張安世篤行篤厚也光親重

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謀反誅

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

魏相為御史大夫霍光薨後數月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

方懷來也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

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鎮

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

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

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

毋令頌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後日拜安世大司

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

丙吉為相病篤宣帝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不諱言死不可

復諱也吉辭謝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識帝固問吉頓首曰

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

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寬太僕陳萬年事後

母孝敦厚備於行止此三人皆能在臣右唯上察之帝以吉言皆是

許焉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薛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以為大器也薦廣德

經行宜充本朝經明行脩宜於本朝任職也為博士論石渠石渠閣名也

何武為大司空除彭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又

龔勝為重泉令去官武與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

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

內史厚兩龔在沛厚兩唐兩龔龔勝龔舍也兩唐唐林唐遵也及為公卿薦之朝

廷此人顯於世者何候之力也世以此多之又與尚書令唐林

皆上書言傳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

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

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謂季氏亡則魯不昌

楚以子玉輕重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信陵君項以范增存

亡故楚跨有魯南之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

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

賢故秦行千金以廉頗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

光輝傳氏之廢興也帝以自重之明年正月廼徙師丹為大司空而

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張忠為御史大夫署潁川孫寶為主簿上書薦實經明質直宜備
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王嘉為丞相薦儒者公孫光 昌及能吏
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而納用之

張禹為丞相舉彭宣為博士遷東平太守禹以帝師見尊信
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由是入為右扶風

孔光為御史大夫舉東平王大傅師丹議論深博廉正守
道徵入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
由是為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

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平
陵人李尋尋見漢家衰院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

乃說根以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相庶幾可以保身命全
子孫安國家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

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時楊雄年十四餘自蜀來至游京師音
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時太山豪傑多擁眾與張步連兵漢言於帝
曰非陳俊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
遣其將擊俊戰於贏下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稍
攻下諸縣遂定太山

宋弘為大司馬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
光武嘗問弘通博之士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
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及高詡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

冊府元龜
位父子稱育迹不仕光武時弘薦翊徵為郎

趙熹為大傅時魯恭與議白虎觀熹舉恭直言待召公車拜中牟令
范遷為司徒薦豐令牟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

第五倫為司徒時擢謝夷吾為鉅鹿太守倫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大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啟周雖有高宗昌發
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
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
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
綜校圖錄探頤聖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
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義之操射史魚之節董臣嚴網勗臣
懦弱得以免戾寔賴厥勲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

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
之操尋公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百之冠遷守鉅鹿政念
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
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驚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
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
之棟甍宜當拔擢使台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
于喜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
疇尸祿員乘夕惕屬願骸骨更受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
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張禹為大尉時周防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禹薦補博
士又薦寒郎為博士張輔為大尉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劉

愷為司徒時陳忠為廷尉正以才能有聲稱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
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
斷獄也

張皓為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黃瓊為司空先是
崔寔為議郎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
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瓊薦寔拜遼東太守瓊為大尉
時尚書楊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瓊惜其去朝廷上言秉
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畱拜光祿大夫

李固為大尉時陳蕃公府群舉方正皆不就固表薦徵拜議郎
陳蕃為大尉王暢為漁陽太守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
公令高選庸能薦蕃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後蕃
為太傅辟何休與參政事种暠為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

楊秉為大尉時陳球為待御史桂陽黠賊李研等群聚寇鈔陸梁荊部州
群懦弱不能禁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說方略暮月間賊虜消散
楊賜為大尉時光祿勳黃琬坐事禁錮被廢棄幾二十年靈帝光和
末賜上書薦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

魏華歆為司徒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薦管寧詔以寧為
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時明帝即位為太尉歆遜位讓寧文鄭小同
以青美名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叙爵莫美於顯
明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裔漢世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
故漢大思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
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
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嘉其自然美其器重迹其所履有

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叙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未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

陳群為司空薦管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於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光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何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王郎為司空黃初中鷓鴣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即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而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王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

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即乃起

蜀諸葛亮為丞相時後主襲位亮將北征任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董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即攸之費禕侍即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攸之素性和順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又蔣琬為長史亮每言琬託志忠雅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晉張華為司空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生是沉滯者累年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

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著作郎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大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鎖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

王渾為司徒時周馥累遷司徒左西屬渾表馥理職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王導隨元帝度江鎖建康導為政清靜允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從容問道曰卿吾之肅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臣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為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大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勲平一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

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顧深弘神盧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士之秀頌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又何克為丹陽尹導與庾亮並言于帝曰何克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克內侍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克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

溫嶠為中書令嶠為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以祖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既為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謝安為太傅時東莞人徐邈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雅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

宋王弘永平中為江州刺史時徐傳當權出鄭鮮之為豫章太守弘竊謂人曰鄭公得素先朝所禮方前代鍾元帝王景興之流徐傳出

為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為相舉鮮之為尚書右僕射

南齊褚淵為左僕射先是臧榮緒純篤好學隱居京口教受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修太祖為揚州徵榮緒為主簿不到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曰榮緒未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為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遂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經考與友閔康之沉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卷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帝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

王儉為尚書令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平及孝嗣出為吳興太守儉贈詩曰方軌叔茂追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帝徵孝嗣為兵部尚書

梁袁昂為司空以何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禮天監末昂表薦之因得召見解褐太尉臨川王楊州議曹從事史

後魏廣陽王喜宣武時為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後轉司徒愛敬人物後來才攜未為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

崔光為大保疾甚表薦都官尚書賈思伯為侍講中書舍人馮元典為侍讀思伯遂入授孝明杜氏春秋

隋高穎為左僕射兼納言穎進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穎所推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

不可勝數

楊素為射僕開皇中以華陰多盜賊妙選良吏素薦殿中局監榮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畧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又李百樂為太子舍人或有譖百樂者乃託疾免去後追赴仁壽官素與吏部尚書牛弘並重之奏授禮部員外郎又李子雄為大將軍歷擢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為幽州總管帝恐其有貳心問可任於素素進子雄受上大將軍唐陳叔達武德中為納言侍中參預朝政江南名士薄游長安者多所薦拔

李靖為僕射驟稱秘書郎岑文本之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杜如晦為僕射臨絡請委戴習以選舉由是以本官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

溫彥博太宗貞觀初為中書令帝令祖孝孫增損樂章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良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帝令侍臣更訪能者彥博奏博州清平人呂才聰明能多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長尤長於聲樂請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成稱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為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諧韻帝即徵才令直弘文館

朱敬則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每以用人為先餘細務不之視會嶺表蠻帥攻掠郡縣朝廷思得良守以鎮之而甚難其選敬則曰司勳郎

中裴懷古有文才將略即其人也遂以為桂州都督懷古既至賊帥果懷其威惠相率來降敬則又引東官即中魏知古為鳳閣舍人太子司議郎張思敬為右史後皆以稱職著名

狄仁傑為內史常以舉賢為意其所引拔桓彥範敬暉竇懷真姚崇等公卿者十人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侍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非文士齷齪思得竒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

秋官侍郎後竟召為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

盧懷慎為黃門監開元四年卒臨終遺表曰臣素無才職叨沐恩榮待罪樞密頗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竭推賢之志終未克申孤負明恩夙夜惶懼臣染疾已久形神欲離雖鳧雁之飛未為之少而犬馬之志終祈上聞其鳴也乞垂聖察宋璟立性公直執心堅固文學足以經務識略期於依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聞諸朝野之說實為社稷之臣李傑勤苦絕倫貞介獨立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幹時之才眾議推美李朝隱操履堅貞才識通贍守文奉法頗懷鐵石之心事上竭誠實盡人臣之節盧從愿清貞謹慎理識周密始終若一朝野共知簡要之才不可多得並明時重器聖代良臣比經任使微有愆失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所累者輕所貶者遠日月雖近譴責傷深望

垂矜錄漸加進用臣竊聞黃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風后也
帝堯所以光宅天下者任稷卨也且朝廷者天下之本賢良者風化
之源得人則庶績其凝失士則彛倫攸斁臣每見陛下憂勞庶政勤
求理道慎奉群司必期稱職使鴈鷺成列草澤無遺故得歲稔時和
政平訟理此陛下用賢之名効也臣非木石早識天心瞑目不遙厚
恩未報黜殞之義不敢庶幾城郢之言思布愚懇帝深加納

姚崇為夏官侍郎知政事時韓思復為汴州司戶參軍為政寬恕不
行杖罰在任丁憂家貧鬻薪以終喪制崇深加歎之權授司禮博士
張說相為以徐浩少舉明經工草隸以文學尤所器重調授魯山主
簿說薦浩為麗正殿校理三邊右拾遺乃為校理

宇文融為黃門侍郎平章事薦朱璟為右丞相裴曜卿為戶部侍
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甚允人望

張九齡為中書令引韋陟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綸誥時人
以為美談

房瑄為相時嚴武為侍御史至德初肅宗興師靖難大收才傑武仗
節赴行在瑄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乃首薦才畧可稱累遷給事中
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杜鴻漸為相時常元輔有器局所莅有聲累遷蘇州刺史浙江西都
團練觀察使鴻漸首薦之徵為尚書右丞相會淮南節度使缺鴻漸
又薦堪當重寄遂授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
揚州三年政尚擾事亦粗理以疾終

蕭華為相時吏部侍郎裴遵慶恭儉克己持重謹密頗有時望華素

知遵度每奏見屢稱之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炎入相時常袞潮州刺史炎與袞善引拜福建觀察使

楊綰常袞為相時閔播為淮南節度陳少遊判官綰袞薦播為都官員外郎建中初遷兵部員外郎張益入相播遷給事中

常袞為相時劉從一補渭南尉雅為袞所推重遷監察御史居無何丁母憂服除宰相盧杞薦之超遷侍御史

蔣沆為刑部郎中元載秉政滯於即位大曆十二年常袞以群議稱沆屈擢拜為御史中丞

崔祐甫為相引薛播為中書人播溫敏善與人交李栖筠常袞及祐甫皆引擢之至是日有此拜

李泌初為陝州觀察使時陽城隱於河東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決之泌敬禮問焉及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

賈耽為相以鄭滑節度副使李融為義成軍鄭滑節度觀察使先是耽為鄭滑節度使署奉融為副使居無何耽朝京師召融總留事及耽為相因有是命

齊暎為相給事中袁高以切直忤旨暎連請為左丞御史大夫高不行高郢鄭珣瑜為相時蔣乂為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郎並修史時集賢閣學士求者甚衆會詔問神策軍建置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乃訪於乂乂微引根源對甚詳悉郢與珣瑜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翌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杜黃裳為相時薛平為右衛將軍在南衙凡十一年黃裳深器之薦

為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

李吉甫自翰林拜相將出之夕感思出涕謂學士裴垪曰吉甫自尚書郎留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纔滿歲後進彥士罕接識者宰相宜有選拔懵然曷由知之因諸垪疏其名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畧盡歎然當時有得人之稱後罷相為淮南節度使薦丁公著授太子文兼集賢殿校理吉甫自淮南入相復薦其行即日授石補闕遷集賢直學士

裴垪元和中入相徵常貫之裴垪知制誥擢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跡其餘量材賦職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又薛存誠為度支員外郎垪引為起居郎又崔植為壽安尉大理評事秩滿退居洛下潛心經史尤精易象垪知其操行擢拜左拾遺

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知雜度作相又奏從自代為御史中丞

韋處厚素知韋詞有文學理行詞常為殿中侍御史以事累出為郎州刺史再貶道州江州司馬長慶初處厚與路隋以公望居顯要亟稱薦之擢為戶部員外郎累遷吏部郎中累遷吏部郎中文宗即位處厚當政且以澄汰浮薄登用藝實詞與李翱俱拜中書舍人令孤楚為相時李隱進士擢第為祕書省校書郎楚為進賢校理

盧攜為相以司空圖為員外郎先是圖寓居洛下會攜與鄭畋左遷大子賓客分司皆厚遇之及攜再入相因有是命

梁趙光裔為兼集賢殿大學士時揚凝式為禮部員外郎克西京留守巡官光裔素重其才奏為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

冊府元龜
後唐郭崇韜為樞密使明宗拔鄆州得天平軍節度判官趙鳳送之
于莊宗崇韜素聞其名及見與語乃用為扈臺李士判館事光廷唐
為相以右諫議大夫李光廷為給事中弘文館李士判館事光廷唐
故曹王臯之曾孫父龜年光啓中為大卿監光廷從狩蜀舉進士屢
遷至兵部郎中昭宗未不仕梁客於北海耕牧以自給莊宗初亦不
入朝文紀素知之奏召為諫官及引之為判館事李愚為相多振拔
沉滯時秘書監劉岳奉使湖南未還遇奏岳為大常卿
晉李崧為平章事時高祖講求輔相崧力薦呂琦於高祖云可大用
高祖數召琦於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倚以為相忽遇疾而
逝人皆惜之

漢蘇逢吉為相時李濤在翰林逢吉深眷待之會曰輔闕人高祖欲
擢用吏部尚書竇貞固復問其次逢吉曰頃張彥澤以殺判官張式
罷鎮晉祖宥其罪而李濤上疏極言彥澤之罪宥之屈法陛下在太
原時論朝士大夫常重濤之為人時高行周慕容彥超圍杜重威於
鄴二帥不協高祖有親征之意未決會濤上疏請駕征鄴上旨遂與
貞固同日拜平章事

周馮道任晉高祖為相時尚書左丞判國子監事田敏長於詩傳道
重敏常從容白晉祖曰臣所為官合授於敏臣不敢黨蔽也又史圭
在後唐明宗時為右丞權叛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銓司所注
人圭怒力争之道亦為有不足色及晉高祖時道再為相圭首為道
所奪除刑部侍郎監錢副使圭方隗其度量遠不及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五

宰輔部 一十八

諫爭

舜之命禹曰予違汝弼高宗之命說曰朝夕納誨蓋夫居丞疑之位
荷諫幹之重義鈞同體民具爾瞻休戚之所同安危之所繫至於諫
群臣而總衆職撫四夷而親百姓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固其任也若
乃上之失德事或過舉誠心內激嘉言罔伏引經義而酌古訓述天
戒而箴時病談過更僕之頃怒有逆鱗之犯且復覩縷鄭重形於奏
疏竭其精忠以冀感悟古之宰相如伊尹之阿衡其盤之保又周公
之告微言山甫之補衮闕職皆如斯而已矣

商伊尹申告于太甲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

人以言弗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

勿拒 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 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藏 伊尹曰先

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是若 言湯始脩為人紀已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

周祭公謀父為穆王卿士將征犬戎而謀父諫 祭幾內之國周公之後謀父字也

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

震懼也 是故周文公之頌 文周公且之謚 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櫜韜也 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時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樂章大者

曰 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其利其器用利害

之鄉 鄉方也 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茲大

昔我先世后稷 謂棄與不窟也父子相繼曰世 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

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

脩其緒 遵一作選亦通 脩其訓典朝夕恪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

前人至於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

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載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

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候

服侯賓服 此總言之也侯侯折衝衛圻也 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 祭日侯服

者祀 祀日 賓服者享 祭供時 要服者貢 供歲 荒服者王 王王事天子也云莫敢不來王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 外傳云先王之訓 有不祭則脩意

先修志意以自責也 有不祀則脩言 言號令也 有不享則脩文 文典法也 有不

貢則脩名 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 有不王則脩德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序成而有不

至則脩刑 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有不至則有刑罰也 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

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

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德勤民於遠是以近

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大戎氏以其職來王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吾聞大戎樹敦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敦厚也能師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

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又穆王欲肆其

志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

止王心祈父周師馬世掌田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止司馬官而言此云遠其詩曰祈招之悻悻

式昭德音悻悻安和貌式用也招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

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王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刑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者也

召穆王虎為王卿士厲王行暴嚙侈教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

命矣王怒得衛無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

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已厲王喜告召公

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

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

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烈士獻詩瞽獻典典樂也史獻書師箴

賦無眸子曰瞽賦云卿列士所獻云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箴諫之語也百工諫庶人

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言傳以語士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親戚補察瞽使教誨瞽樂

大師史大史也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

川也才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濕衍沃也下平曰衍有既曰沃衣食於是乎生

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散才用衣食者也夫

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

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于彘

虢文公為王卿士宣即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大子籍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

籍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古也號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故農為大事上帝之

樂盛於是手出出於農也器實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蕃息庶眾事之供給

於是乎在俱具和協輯音睦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才用蕃殖於是

乎始長殖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敦厚龐大是故稷為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

古者太史順時順土視順陽瘴憤盈土氣震發單厚也憤積也盈滿也農

祥晨正農祥方正也辰正立春之日辰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

至宮室月日月皆乃服發服星也書曰書先時九日先立太

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升

也膏土閏也其動問澤欲行也弗震弗渝震動也渝變也責災

欲動雷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稷以告言告王也王曰史陽官以

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去距王其祗祓音

監農不坊祗敬祓齊戒祓除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

百吏百官也庶民甸師氏所掌司空除壇干籍命農大夫咸戒

農用農大夫田俊先時五日先耕也警告有協風警樂大師和風声者

候至也立春日風也王即齋所齋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王親溥

濁饗禮溥沃濁漑饗飲也及期其耕日也鬱人薦鬯儀鬱金香草宜以

人長裸器凡祭祀賓客和也以貴儀人同尊長王裸音灌

饗醴乃行裸灌也灌也飲酒百吏庶民畢從及籍膳夫農正陳籍禮

膳夫上士也長飲食膳羞農正田大夫也后稷監之大史贊王

主敦陳籍禮而祭其神為之祈者也哉班三之班次也三之

也贊導王敬從之王耕一撥音鉢一撥耜音耜耜之耜也

上也王三公三卿九庶人終于千畝其耜也耜也其耜也

徒省民大師監之宰夫陳饗膳宰監之宰天下大夫膳夫贊王王歆

大牢飲班賞之公卿大夫庶人終食是日也替師音官以風土也晉官

者也風土以其音律省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也一名神

風風氣和則土風養也而時布之于農布敷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工

鍾聚也云為廩以藏玉而時布之于農布敷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工

紀猶綜理也曰陰陽方分震雷出滯陰陽分日夜同也滯熱虫也明堂

虫咸動起土不備壅辟在司寇壅者祭也辟罪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

狗旅中農師一之一之先往也農正再之農正名稷之佐田畯也后

稷三之農官之長也司空四之司空者主道路溝洫司徒五之司徒

故司空大保六之太保大師七之大師天子三公佐王於其至大史八

之大史長逆之官府宗伯九之宗伯卿官長相王之太禮若王王則

大狗大狗帥師公禘獲亦如之如之者如其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

用冒循其彊畔曰服其罇不解于時彊意界也罇屬也財用不乏民用

和同是時也王惟農是務無求利于其官以干農求利冒交易三

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

時乃能媚於神媚說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

天子得循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匱神不耕

籍也困民之將何以來福用民王弗聽樊仲山甫為王卿士食養

魯武公以括與戲以見王武公乃伯禽之玄孫也獻公之子武公

懿公王立戲乃立為太子也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不順必犯不順立少

必大王之命犯王則必諫出令故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

立令不行即政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夫以下事上以少

而事長所以為順令者乃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

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墜言先王立長之命若不從而誅

之是自誅王命也

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長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是事也誅亦

失不誅亦失也

命不誅則命廢

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立故魯

殺懿公

一公也

而立伯御

伯御於也

三十二年諸侯伐魯立孝公

孝公懿公之弟

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

於羗氏之戎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

料民於大原

料數也

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夫古者之料民而知其

多少司民協孤終

司民協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書王府無父孤忠死也合其名籍以登于書於籍

司商協名姓

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生清謂人姓生吹律合定其姓名

司徒協旅

司徒掌合

司寇協奸

司寇刑官掌合奸旅之衆

以知死刑之數

場協大

場人掌場圃委於羞珍異之物斂而藏之也

廩協出

廩人掌九谷出用之數也

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皆可知也於是又

審之以事

事為因藉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

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

也

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

臨政示少諸侯避之

示天下以寡濶諸侯將避

王遠室

治民惡事無以賦令

言厭惡政事則無以賦令也

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

惡者也

故事也天道清淨也

害於政而妨於後嗣

害政者敗為政之道也妨後嗣者謂將有其社亂者也

王卒料之及幽王乃滅

幽王乃宣王之子也宮涅一作生滅謂西周也

單穆公為王卿士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

錢者金帛之名所以資物通賀財用者也古曰泉後轉自于其錢

單穆

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

降下戾至也災者謂水旱蝻螟之屬

於是乎量資弊權輕

重以振救民

量稅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極也

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弊以行之

民患

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

重者曰母輕者曰子以貨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

者曰子以貨

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之利

堪任也不任之者弊重物輕妨

其用也故作輕弊雜而用之以重者質其貴以輕者質其賤也子

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賤小大民皆以為利者也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質能無匱乎

廢輕而作重作本竭而未寡故民失其質者也

若匱王用將有所乏

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也

乏則將厚取于人

厚取聚者也

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

給足也遠志者通逃也

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

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預備不虞安不忘危也

有至而後救之

至而後救之謂若救大療疾量資弊平其輕重

之是不相入也

二者先後各有相入不相為用

可從而

先之謂之召災

謂民志未患輕而重之遺民遺才是謂之召災

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

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

言周固已為羸病之國天降禍未厭已者也

將民之與

處而離之將災是備御而召之則何以經國

君以善政為卿臣奉而成之為緯

國

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而除之

樹立也除

令不從患也夏書有之曰閔石蘇均王府則有

夏書逸書也他閔門之征也石金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

府歲常有也

詩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

濟濟

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楛麓名濟濟衆

盛貌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

愷悌君子干祿愷悌

愷樂悌易干求也君子謂君長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

心易樂也

夫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

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邛等詔書

比下變動政事

比頻也

卒暴無漸

卒讀曰粹

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

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

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與措失中踈令不定法度失理陰

陽溷濁之應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

取讀曰娶孝

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棄暴天

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

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恩先聖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

已躬行以觀群臣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

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傳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

足封大國家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尽忠補過而令庶人
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
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死書數十上多切直言之

王嘉哀帝初為丞相欲規成帝之政多所變動規政其嘉上疏曰臣

聞聖人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才難謂有賢故繼世

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相之賢耳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

卿以輔之命卿命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

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才賢才難得拔擢可

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

雲中大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

也罪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點吏知而犯敞敞收而殺之其家乃自

樂不過以聽耳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目而眩患莫甚焉夫

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故心聽而視正聽而

聰視正則明習於正聰則言聰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

固以言德於民民歎而德之則歸心焉歎猶歎也言發德教上得民心

以殖義方殖立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內聽聲而

口出美言耳聞辭聲則口有美言憲令憲法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

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變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

生氣口內五味則耳樂五聲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信審

號明以時動視物則動名以成政令所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

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辭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則氣佚氣

佚則不和不和無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其和以能樂

不和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

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為二謂作大錢鑄大鍾國其危哉王弗聽漢公孫

弘初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若之詔使弘視焉還

奏盛毀西南夷無所用武帝不聽為御史大夫時又東至蒼海北築

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罷讀曰疲願罷之於

是帝乃使朱買臣難弘至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

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就朔方帝乃許

貢禹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

師丹為大司空哀帝即位封拜上傳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

公位得信於帝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冢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闇三年

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謀信也闇點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

稱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尸柩旱鹿之榛楛殖

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平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四既四極

既盡也散子謂無林衡虞之政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匱乏彫傷也穀地為田麻地為疇長空六

蕪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如何易樂之有焉危險且絕民用以實王府

給民用謂廢小錢而鍾大猶塞川原而為潢汙其竭也無日矣大者潢小者汙竭盡也無日無日數

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災之備也吾周官之於災

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備災之法令也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

去其藏而醫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醫猶屏也人屏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日醫藏

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之大林無射鍾民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如為大林以覆之其律

中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鮮寡寡其繼者謂用

物過度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以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生財聚長且夫鍾不過

妨以財

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若無林射有耳弗及也無射後有大林以

細者林鍾陰聲之大者細柳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

大凌故耳不能听及也夫目之察耳目听不及而疆之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財有眩惑之失以生

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其察色也不過墨文尋常之間

王尺為為墨倍墨耳之察色也在清濁之間清濁律呂之變也黃鍾

為尋倍尋為常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本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

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去也以木長七尺有律度量衡於是乎生

律玉聲陰陽之法也度大凡尺量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出於鍾也易

計斛衡稱上有斤兩之數也故聖人甚之今王作鍾也听之弗及耳不及知此

之不度不中鈞鍾聲不可以知餘耳不能听故制度不可以出節節

法度量無於樂而鮮民財將為用之夫衡之度

寬使者覆獄劾敗殺人上建捕不下言使者上奏請建捕故會見

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

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

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

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正事

更亦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悉盡也言事無大小吏或居

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敦操持下材懷

危內顧常恐獲罪每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懷易之易

輕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勅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依其上章

之衆庶之其易危言易可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

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守郡守也相諸

侯相也素奪謂

先不暇文

威權也 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尉厚

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

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

良善也良人吏善治百姓者

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

不

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

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

擊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

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

情不能不有過失且可闊畧

常寬恕其小罪也

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

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

召蓋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令諸侯大夫有材能者甚少且豫

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

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席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

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

王雲祝祖又與后舅伍宏謀殺上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

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以緣傳嘉勸上因東

平事以封賢事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

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

使皇后父孔鄉侯傳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賈延上

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

言董賢以貴寵故志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

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且暴

賢等本奏語言

暴謂章露也

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即考合古今明正其

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夫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

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谷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

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議臣嘉臣廷材驚不稱死有餘責知頃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取者思報後恩也帝感其言止數月遂封賢等後數月日食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慢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慢悅欲但當戒甚為懼以理萬事之機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害於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周僭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匹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庶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言武王能復法度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陵遲即陵夷也至於臣殺君子殺父子至禮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治也孝文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忽志也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不費用故畜積也常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伍萬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掖庭屬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示平惡有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金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見在之雖遭初元水荒凶年饑饉加有西卷之變外奉師旋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言其年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榜答不以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治也孝文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忽志也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不費用故畜積也常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伍萬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掖庭屬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示平惡有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金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見在之雖遭初元水荒凶年饑饉加有西卷之變外奉師旋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言其年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榜答不以

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專業陛下陛下

在國之時好詩書上險節徵求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

心也望為治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綵繒而已繒也共皇

寢朝比比當作恭皇帝乘之文即定陶恭皇也比比猶頻頻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惟思也

以義割恩輒取上息今始作治而附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

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關引王渠灌園池王渠官渠名在城東覆蓋門外使者護

作護監也賞賜吏卒甚宗治廂賢女病長安厨給祠具長安有厨官主為食官道

中過者皆飲食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御乃行或物好特賜

其工自貢獻官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

諸官並共見親戚相見也並共言百官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賜其倉頭奴婢人十萬錢

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賈謂販賣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人稱也道路謹譁群臣惶

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自公卿以下于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呂制中今均

等今賜賢二千餘頃墮壞其等制也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

姓訛言持籌相驚言行西三被髮跣足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

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

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李氏將伐顛史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以此

言責之以其不規見也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忠之通愚信身死有益

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獨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

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卒終也亂國

忘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人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

寵全安其命於是帝漫不說漸漫也而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

薨山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

月守

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

傳晏傳齊鄭業也

嘉封還詔書

還謂卻上之天子也

因奏封事諫帝及太后臣聞爵祿土地天子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哉

言呈天子于有五德者以管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者章各異也

王者代天爵人

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庶衆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

言此氣積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

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倭幸

之臣陛下頃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

單不也

損至尊以寵之

言帝意傾

惑焉陛下所窺也

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

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

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

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遣詔丞相御史

益賢戶賜二侯國臣嘉竊惑山摧地動日食於三朝

歲日月之朝也

皆陰陽

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水息已過厚求素自

恣不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也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

陽失節

用課誣敵也

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

思正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佑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

立制度欲傳之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

下

言帝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

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自法恐天下聞

之故敢自効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哀帝發怒下獄自殺

後漢伏湛光武建武初為大司徒時幽州牧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

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代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

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

鈞援與爾臨衡以代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侯時而

冊府元龜
動故三分天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與明祖宗出入四
年而城擅鄉制五校降同馬破赤眉誅定率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
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
因怕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由為因乏種麥之家多在城廓聞官
兵將至當以收之矣大軍遂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襄
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
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
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哉誠臣之所忽也伏願遠
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故問有司使及愚衷采其長
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遂不親征

第伍倫章帝永元初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
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
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
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
外之交束脩之貴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徒
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玄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
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昔身待士不如為
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
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
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
十越其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十斤臣愚以為不應
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

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羗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芥難為意愛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義者咸致疑怪况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復聞並不見省用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空以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惟為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恩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更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蛟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濯浣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詖陂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芥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袁安和帝初為司徒時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大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轍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大后不聽衆皆為

之危懼安正色自若

丁鴻永元四年為司徒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秉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豐厨嘉醴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其踰百品且及日斜接對不憇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輦崇涼御筵宴安暢左右僕使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甲在身蒙曝塵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飡飯不瞻賃馬假乘交費錢帛昔人稱陛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踰文仁邁和熹親以天至遠異莫間愛田真固非侯虛隆紆屈鑾駕隆臨闈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首之耆欣遇義年青衿之重慶屬唐日

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為易非至明超古忘驕釋左孰能若斯者哉魏元已來莫正斯美興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徃嫌曲有驕避但帝族方衍動貴增遷祇請遂多請成尋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為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不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坐孝明正光二年八月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府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奸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

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正救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
大尉兼衛屯南北宮於是收實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魯恭為司徒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簿形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
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為民
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
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旧制至立秋乃行簿刑自永元十
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大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退良
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
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諸部託言勞求貧人而無側隱之實煩擾好縣
兼考非急建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
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
助微陽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
飢流冗今始夏百穀權於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陽不暖物
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簿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兩數
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夫斷簿刑
者謂其輕罪已上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孟夏之制可從此
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張禹為大尉錄尚書事時和帝過密禹上言方謀闇密靜之時
不宜依常有事範圍其廣城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鄧太后
從之以為大尉永初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
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
連日宿止臣等誠竊皇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

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承承之至孝親省
方樂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還宮上為宗
庙社稷下為萬國子民北三上固爭乃還宮

楊震永寧初為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楊侯劉護從兄
懷交通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
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繼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
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同護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
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有德今壞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
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
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

延元中代劉愷為大尉詔遣使者大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農及侍中周廣謝豐等更相
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三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
遭洪水人無採色伏念方今灾害發起彌益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
贍重以螟蝗羗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
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
起律城門內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調脩繕節窮極巧伎
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將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
為費臣億周廣謝憚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
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丞望旨意招來
海內貪汚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
清濁同源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
財尽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

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
司農錢穀大匹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
復上疏曰臣蒙思備息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
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
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
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悉
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
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誰譁衆所聞見地動
之變近在城廓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脩
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常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王倉唯陛下奮
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

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

張皓順帝時為司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
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
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
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大非所以

昭德示後也帝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

司寇二歲刑也位
司空司寇因以為名

楊秉為大尉桓帝南巡園陵特詔秉從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
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曰臣聞先生建國順天制官大微積星
君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阜陶誠虞在於官人頃者道路
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
逝穆穆清廟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永歆之路於是詔

除乃止

陳蕃延熹八年為大尉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復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黄門趙律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瑁考按其罪雖經赦今而並竟考殺之官官恣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瑁罪當棄市又山太陽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諸瓚瑁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脩霸務為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反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竊

為異首武王克殷表聞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說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而視之者昏夫吉亮之效存乎識善成財之機在乎察言人君攝天地之政者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疏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青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惓惓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

首分裂畢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
遂策免之

楊賜喜平五年為司徒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靈帝微行遊
幸外苑賜上疏曰臣聞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昃薄
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日日食
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
器不可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
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
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
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日刺史二
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六者至

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小難方
深陛下起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乘之資子孫向耻愧失
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
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
之天下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
結小黃門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
陽太守城璠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去
於陛下有何怕怕而小人道長營惑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謹
已為過甚况為重罰令伏歐刃手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淳
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候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
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加青鄧通洛

陽令董宣折辱八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
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當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朝是言
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言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
大官五年一朝簡練清高斥出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頌符
瑞豈遠乎哉陛下難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
愈怒意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
蕃因䟽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亂故
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傑紂迷惑忘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
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大
尉掾范滂等正身無點死心社稷以中忤旨橫家考按或禁錮閉隔
或死徒無所杜塞天下之日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

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
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問者月滿
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
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
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消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岸破巖之水
源自涓涓于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則唯人莫
不忽於細微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先帝
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外之
地以為苑囿壞沃衍廢田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
之義今城外之園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
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欽止以問侍中任

而府元龜
芝等以為無害遂今築苑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二十五

龜

是等以而無...

新刊...



